

清代宫廷服饰中的紫色气象

章新

(故宫博物院 宫廷历史部, 北京 100009)

摘要:“紫”在清代宫廷服饰中是引人注目的色系,其在黄、青、红、蓝4类清代重要服饰色系外,别开生面地展现出一派富贵娇艳的色彩。立足清宫旧藏服饰文物,参照宫廷画卷,对应清代宫廷文献与档案,兼之古人笔记、字典、书谱等,通过文献梳理与实物分析,对清代服饰中的紫色展开研究。在明确区分清宫紫色系服饰,厘清名物对应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清代服色承袭了中华古代政治传统和色尚文化,并结合现实选择,构建相关理论体系。服饰中的紫色演绎着近代染织史经历的工艺与审美流变,以及由传统而趋现代的流行色历史,认清和把握宫廷紫系色彩的理念、结构和脉络,对了解清代政治礼制、染织工艺以及不同时期审美趣味的民俗风尚变化都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

关键词:清代;宫廷服饰;紫;酱色;藕荷;玫瑰紫;茄紫;雪青;青莲

中图分类号:TS 9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5)01-0086-09

Symbolism of Purple in Qing Dynasty Imperial Court Costume

ZHANG XIN

(Court History Department,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The "purple" color system is outstanding in the court costumes of the Qing Dynasty. Besides the four primary color systems-yellow, blue, red and green-purple emerged as a symbol of dignity and beauty, capturing significant attention. Based on clothing relics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supplemented by references to Qing Dynasty palace paintings, archival documents, ancient notes, dictionaries, and historical tex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se of purple in Qing Dynasty cloth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material analysis. Based on a clear distinc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ames and objects of purple-colored costume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Qing Dynasty clothing color not only inherited the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color culture but also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to select and build its own system. The purple color in clothing reflects the technological and aesthetic changes experience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dyeing and weaving,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popular color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tim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concept, structure and context of court purple color provides us with a richer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etiquette, dyeing and weaving technology and aesthetic tast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Qing Dynasty, court costumes, purple, dark reddish brown, pale pinkish purple, rose purple, aubergine, light purple, lotus purple

故宫,旧称紫禁城,其中的“紫”在古籍中一般被解释为皇宫对应天宫紫微垣。《明宫史》称乾清宫中一路一区“此微垣、北辰深邃之处”^[1]。乾隆帝在《重华宫记》起始就讲“宫殿之制,乾清、坤宁二宫为紫微正中。”^[2]并以此为中心点讲其他宫殿定位。所谓“紫庭”“紫极”“紫垣”在古人诗文中既指帝王宫殿,也指天庭中枢。天宫、天垣为何名“紫”,汉儒

诠释“紫”为“此”,“宫”为“中”,所谓“天神运动,阴阳开闭,皆在此中”。明人郎瑛笔记《七修类稿·天地类》中以五色五行思路解释:“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天垣称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象。”^[3]经考察,古人对“紫”的色彩界定有两种说法:①《说文》中“糸部”的定义:“紫,帛青赤色。”^[4]②《说文通训定声》中“履部”载“帛黑赤色也”^[5]。

收稿日期:2024-08-08; 修订日期:2024-11-17。

作者简介:章新(1969—),男,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织绣服饰及宫廷史。Email:zhangxin@dpm.org.cn

紫禁城中的确有很多紫色名的器物,如各式大型紫檀家具、品类丰富的紫色陶瓷器以及紫漆器等,但这些都不及与人最亲近的服饰色彩在文化理念中的重要性。鉴于紫色在传统色彩中突出的表现,对紫色系概念的梳理不仅必要,而且要切实探究。作为中国丝绸和传统染织史最后的辉煌篇章,清宫旧藏织绣服饰文物这笔巨大而珍贵的遗产,是真切、丰富而生动的传统色彩物证,同时,明清史料和档案的丰富性又提供了名物研究的线索,有助于厘清服饰上紫色系的时代表现,追踪紫色的发展和嬗变,从中看到一个多面的、开放的、历史层次深厚的真实色彩传统。理解这些历经百年而仍保有未褪色彩的织绣文物,与流传千年的古籍文献与档案,可以更真切地把握历史传统中的东方色彩文化。

1 从“紫乱”到“乱紫”

关于古代紫色的流行,春秋时期主要有3个故事: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提到管仲教齐桓公不衣紫,从而遏制了国内服紫之风。②《论语》中记录的孔夫子对紫色的摒斥:“君子不以绀纁饰。红紫不以为褻服。”“恶紫之夺朱也”。③《左传·哀公十七年》中记载:公元前478年,自恃政变有功的浑良夫因为在君前穿紫衣、袒裘和不释剑三罪被杀。先秦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归属间色的紫色为维护礼教的儒士所嫌恶,虽是“间色之好者”,但恶紫夺朱。紫色成为礼崩乐坏、社会阶层变乱的“出彩”表征之一,即国君的公服紫色被臣仆乃至卑贱之众所穿用。东汉经学家刘熙的《释名》则称“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感人者也。”然而,紫色却被历代权贵所喜爱和看重——紫绶系金印是高官显位的首要标志;皇帝诏书以紫泥封印,称紫泥书;紫宸即天子所居,唐宋时期是接见群臣及外国使者朝见庆贺的内朝正殿;明清时期紫禁城的西苑(今中南海)建有紫光阁,是接见藩邦与外国使节、赐宴与阅武之处。

紫色在秦汉后依然在宫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南宋明帝刘彧改创礼制,其中用于“小会宴飨、钱送诸侯,临轩会王公”的“饰冕”^[6](《太平御览》中记为緌冕)设计为紫衣红裳。“饰冕”杂用诸色,与传统的《周礼》冕服形成鲜明对比^[7]。有学者认为“紫衣红裳的使用,却是一种最生活化的人和人之简单关系的表现。”^[8]上紫下红,即所谓“正色”之外的“间色”自此正式登上了礼制的舞台。

隋唐时代,紫色高居显位,成为品官最高等级

的服色,并对宋代以后产生影响。关于唐代紫色的面貌,包铭新先生认为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是青紫色,而不是红紫色,这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中可以得到证实,且从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司礼官反映的“深青乱紫”现象可得印证^[9]。宋代以后,紫服泛滥,禁而复许,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好拿紫色做笼络推恩的工具。在历史的长河中,“黑紫夺玄”与“北紫夺朱”^[8]等现象多次出现,紫色流行潮经历了不断兴起与消退。

2 紫色礼遇

明末,尚在关外的满族统治者即重紫衣、紫缎。天聪年间(1627—1638年),皇太极礼遇笼络蒙古诸部,曾赐来归的阿鲁科尔沁部首领达赖楚虎尔紫袍。对科尔沁部吴克善舅舅(宸妃海兰珠与孝庄文太后的哥哥)曾赐御用紫缎袍^[10]。崇德二年(1637年)六月,固山额真阿代因出兵时隐匿所获财物受到鞭责、贯耳的惩罚,并革去了旗主的任职,赃物中就特别记有“紫色衣”。这些都揭示了在清初统治者眼中,紫色服饰所承载的特殊含义。

顺治二年(1645年),刚刚入关的清统治者着手整顿明末以来僭越成风的现象,“服舍违式”中有条目:“官吏军民人等但有僭用玄、黄、紫三色及蟒龙、飞鱼、斗牛,器皿僭用朱、红、黄颜色及亲王法物者,俱比照僭用龙凤纹律拟断,服饰、器皿追收入官。”从清王朝初期,礼制用色思路就很明确。清代统治者就明确了玄是皇帝祭服色,黄是皇帝礼服尊色,黄色中加红,等级递减,红是权贵色。而比红色明度降低的紫,色域较大,色相丰富,则在更广泛的情境中扮演了更灵活的角色。

满族是在马上征服天下的八旗部族,清前期礼制建设中,纁绳色彩也是重要的等级标志。康熙朝《大清会典》冠服通例中记载:“凡扯手(纁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题准:凡亲王、世子、郡王,马上用金黄扯手。长子、贝勒、贝子,马上用紫扯手。不许给予内外官员人等。其从前给过者,概行禁止。”紫纁作为贵族用彩,不得滥赏与下人与官员。紫纁成为控驭部族等级,维护中央权威的工具(见图1)。

另外,红色、紫色腰带又作为维系宗族血缘的标志,给予因犯错误而被革退的宗室、觉罗成员。从以上政治手段与礼仪定例可以看到,清初统治者自觉地将色彩作为驾驭部族与臣民的政治手段,精心而细致,张弛有度。所谓“黄带”“紫纁”之赏是对功勋卓著的大臣最光荣的赏赐,而对这些待遇的予

取予夺悉操于帝王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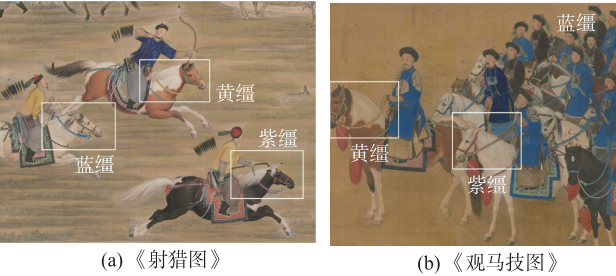


图 1 乾隆朝时期绘画中缰色细节

Fig. 1 Details of the harness color in paintings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礼亲王系的昭槿在《嘯亭续录》中记“大臣赐紫”:国初诸勋臣以开创大功赐紫者,不乏其人。乾隆中,阁臣则傅文忠恒、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桂、和相坤;勋戚则福骍马隆安、福尚书长安、超勇亲王拉旺多尔济、海超勇兰察皆赐紫色舆服。嘉庆中,庆文恪公桂、德继勇楞泰、额威勇尔登保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赐紫焉^[11]。紫缰的恩荣一直延续至清末,道光元年(1821 年),《奏为皇子皇孙及福晋等服色清旨事折》(奏销档 506-001) 旻宁初一即位

表 1 雍亲王福晋进献的 9 套袍褂袄色彩统计

Tab. 1 Color statistics of the nine sets of robes and jackets presented by the Furen of Prince Yong

序号	褂	色彩	袍	色彩	袄	色彩
1	五彩团龙拱寿天马皮褂	石青色	五彩团龙拱寿天马皮袍	香色	长春绸绵袄	月白色
2	万寿团龙元狐肱褂	石青色	万寿团龙白狐肱袍	宝蓝色	长春绸绵袄	米色
3	团龙拱寿银鼠皮褂	石青色	团龙拱寿银鼠皮袍	酱色	长春绸绵袄	米色
4	绣五彩团龙拱寿绵褂	石青色	绣五彩立龙拱寿绵袍	秋香色	长春绸绵袄	灰色
5	寿字团龙绵褂	石青色	寿字云龙绵袍	香色	长春绸绵袄	鱼白色
6	素缎绵褂	石青色	团龙绵袍	酱色	长春绸绵袄	鱼白色
7	五彩团龙拱寿夹褂	石青色	五彩团龙拱寿夹袍	沉香色	长春绸夹袄	月白色
8	寿字团龙夹褂	石青色	寿字团龙夹袍	宝蓝色	长春绸夹袄	米色
9	素缎夹褂	石青色	团龙夹袍	酱色	长春绸夹袄	米色

由表 1 可知,清代礼制外褂一般是石青色,而袍色变化则相对丰富些。此处袍色 9 套中有 3 件酱色、2 件宝蓝、2 件香色、1 件沉香色、1 件秋香色。康熙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冠服“凡大典礼及祭坛、庙……礼服用黄色、秋香色、蓝色。”又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禁令:“凡官民人等……似秋香色之香色、米色,亦不许用。”表 1 的 9 件袍服中 4 种袍色属于尊贵的黄色系,2 件是蓝色系,关于酱色所属的色系问题,乾隆年修成的《御制增订清文鉴》“采色类·第一”中,蒋 misuru(音密苏噜,意为赤褐色、酱色。)列于紫色系中,同一序列的色名有:紫、玫瑰紫、酱色、棕色、青莲紫、藕荷色。《胤禛行乐图》中赏花的雍正帝身着深酱色袍,如图 2 所示。

整顿服色中有“上谕:嗣后皇子等乘马,俱著用金黄辮。皇孙等未经赏用金黄辮者,俱用紫辮。皇曾孙、元孙等亦著一体用紫。其鞍座各按辮色。”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隆裕太后在宣统小皇帝甫一即位时,就以赏用紫缰笼络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孙家鼐等大臣^[12]。

3 酱紫风尚

紫色在远古历史中的面貌已不真切,文物也早已被时光磨洗褪色。而明清深藏宫中、府中的传世织绣服饰,仍然保留着可供人们追溯研究的色彩。在清代宫廷织绣服饰中,紫色的使用相当丰富,且品相较保真,基于此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近古紫色风尚的脉络。

清代八旗服装最主要的是袍、褂组合,袍穿在内,褂罩在外,袍与褂通常是不同色的,其色彩搭配自有风俗传统可循,通过档案分析可以发现清初服饰配色的特点。在康熙帝万寿贺礼单的记载中,可知雍亲王福晋进献了 9 套袍褂袄,从中可以管窥清前期袍褂配色模式,具体见表 1。



图 2 《胤禛行乐图》中赏花的雍正帝身着深酱色袍

Fig. 2 Emperor Yongzheng enjoying flowers wears a deep plum-colored robe in the Yin Zhen Xing Le Tu

康熙时期已是国势强盛、礼制齐备的清中期，酱红色更加定型，为后世确立标准；乾隆时期的紫袍色在清代是承上启下的，如图 3 所示。



图 3 清康熙、乾隆、道光时期的酱色八团女吉服袍袍色对比

Fig.3 Color comparison of the eight group lady ceremonial robes from the Kangxi, Qianlong, and Daogua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s

清宫旧藏中出现的酱色袍（主要包括吉服袍和便袍）较多集中在乾隆、嘉庆朝与同治、光绪朝，如图 4 所示。



(a) 《心写治平图》中令妃等着酱色吉服



(b) 晚清慈禧便服衣色



(c) 同治帝便服衣色

图 4 清宫旧藏中的酱色袍

Fig.4 Brown rob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Qing palace

紫在清代服色中受到青睐和重视，也与紫貂、紫檀等其他品类优异材料的色泽相关。来自东北的满族统治者，他们在皮毛衣饰上最看重的是染紫之貂。清代因为疆域广大，资源丰富，清宫中紫檀大器到处皆是。这种物质生活环境中，沉着、厚实、

温暖，且富于生命力的“酱色”（或作“绛”）和“紫色”被自然而然地视为了贵色、福色。乾隆皇帝在位多年，抄写过很多遍《心经》，而他不仅崇礼佛教，也关注道教，上清派内胆修炼的经典《黄庭经》也是他细读和抄写过的，虽然不能确定其中的养生观念对那么多紫衣色有多深刻的影响，而乾隆朝袍服对紫色的运用与开拓确实有十分出彩的表现，且对清代中后期有较大和较久的影响。清宫藏本《黄庭内外经》中通篇的“紫”和“绛”，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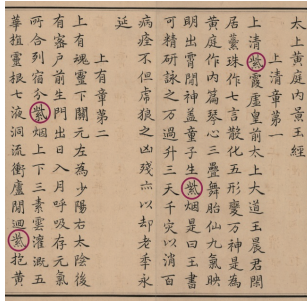


图 5 清宫藏本《黄庭内外经》中通篇的“紫”和“绛”

Fig.5 Pervasive use of "purple" and "crimson" throughout the Qing palace edition of the Huang Ting Nei Wai Jing

清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袍服一般常识，其中有“蟒袍质地，或蓝色，或酱色。制作或组绣，或缣丝，无大别也。”而“寻常之袍分蓝、酱（即紫色，后来色加红，谓之枣儿红）”说明清代制度，吉服袍和常服袍常规色都是蓝色或酱色，如图 6 所示。因此，在内务府档案中，常见到宫廷派遣的官办织造局在生产缎匹衣料时，其产品上最常标注的衣色为“蓝酱”，酱色就是紫色系中的官色。需注意的是，紫色系中的官色酱色并不是单指一种色彩，而是一个色域，传统社会的工艺用天然染料，因各地的气候、水土和技术手法会有一些各自的特色，所以不同官员在各地置办的酱色袍颜色会有不同。



图 6 清人矢箭图横挂屏中可见众人石青褂下酱色和蓝色袍

Fig.6 In the Qing Dynasty’s hanging screen of people with arrows, figures are seen wearing stone blue jackets over soy sauce and blue robes

而官色渐为民间效仿,自上而下流行开来,这种情势在各历史时期常常发生。清朝乾嘉时期扬州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记小东门外缎铺集中的多子街写道“颜色在前尚三蓝、硃墨、库灰、泥金黄,近用膏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时过扬着此色也。”^[13]这里江苏地方所谓“硃墨”,顾名思义,似乎就是深沉的赤黑色,即酱色。而“膏粱红”和“樱桃红”则在红的纯度和明度上有所提升,显示出更娇艳的绛红色,这种绛红色彩表明满族人已更深层次地融入了中原地区崇尚红色的文化传统。清中期流行的玫瑰紫和清晚期流行的枣红色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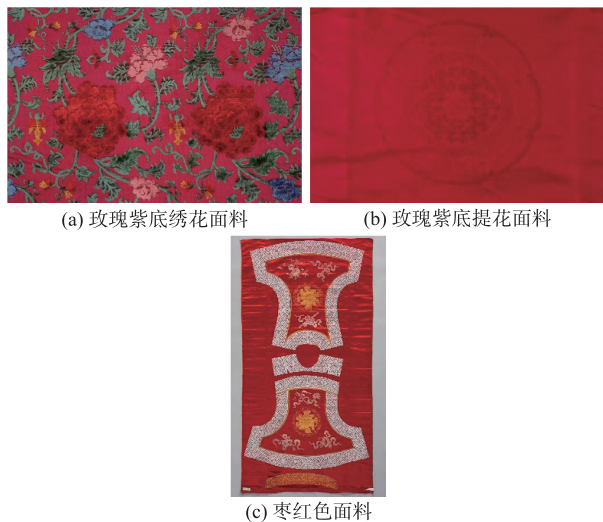


图7 清中期的玫瑰紫和清晚期的枣红色

Fig.7 Rose purple and jujube r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高粱,满语音 susu,也是紫色、正紫的意思,高粱红就是紫红色。而“玫瑰紫”(满语音 tumin susu)在满语中则是浓紫、深紫的意思。在实际历史文物中见到的玫瑰紫,是深红的酱色中又带青色,整体比藕荷色更深浓些。在乾隆朝,这种玫瑰紫非常漂亮,红得引人注目。在嘉庆、道光年间,礼亲王昭槤在京城亦有对袍服色彩时尚的记载:“色料初尚天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绛色,人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11]昭槤说的“玫瑰紫”色名,可能是京城对“福色”的命名,其中似乎有着西洋织物色对京城流行色的影响。而后所述深绛、泥金、浅灰、棕色等则显示出清代中后期流行服色变化之速。而发展到道光之后,清代中晚期紫色中的青色愈浓,深紫色域的青莲紫与浅紫色域的雪青色等色彩在时尚史上崭露头角,反映出从道光到同治50年间,流行色彩的更迭速度显著加快。清代中晚期的玫瑰紫与雪青色如图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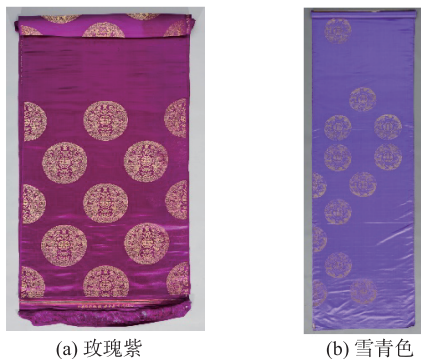


图8 清代中晚期的玫瑰紫与雪青色

Fig.8 Rose purple and snow blu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宫中和府中的贵色、官色终将渐滥于民间,而紫色在民间被穿用则呈现出更大的活力,其面貌更丰富,变化也更快。从现存的文物可以观察到,民间的流行趋势会反过来影响到府中乃至宫中。然而,在关注上下层之间互动交流的同时,亦需认识到统治阶层刻意与民间保持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双方而言,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不断地催生新的互动形式。而且不同地区流行色的变化速度不太一样,嘉庆年间的得硕亭在帝京慨叹“时尚土风朝暮改,年年沧海变桑田。”^[14]光绪朝人也记述:“羞花样之雷同,俗尚乃十年一变。”^[15]历史的视野稍微扩展开,便能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刷。

4 深青乱紫

文中1叙述唐代下层官吏的深青服色有乱紫之嫌^[8],又有学者认为唐代高官服色的紫应为青紫色,故其色相容易与低级官吏的深青色相混杂。

中古实际的服色不易追索真相,但明清以来,靛染工艺之发达确可以使深青色焕发紫光。明末的《天工开物》中记“染毛青布色法”:“毛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淞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复浆碾,吹干用胶水参豆浆水一过。先蓄好靛,名曰标缸,入内薄染,即起,红焰之色隐然,此布一时重用。”^[16]毛青布在贸易中同样是“边方、外国皆贵重之”的产品。满族在关外时,毛青布即满族各部最重要的生活物资和服饰用料。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努尔哈赤曾赐国内众多无妻者“毛青布二三十匹,用以买妻。”^[10]毛青布是衣褂最常用的料子,也是满洲统治者最常规的赏赐品。这种毛青布色在满族生活记忆和民族服饰特色中有着深刻印记,以致其入主中原后,满族统治者决定坚守民族服饰风格时,石青袍、石青褂就成为清代官服的典制,或者不论里面穿什么袍色,在正式场合外面都要罩上一件青色

褂,如表 1 中列出的万寿节上呈献的袍褂单。

青色作为清代最经典的衣色,其色相非常丰富,常见于典籍的色名有元青(玄青,避讳称元)、石青、天青、红青。其中,天青色常见于清前期的皇帝袍服,后来官服的褂色也多称“天青”;红青色则是乾隆时穿戴档中最常见的衣褂色。这些青色不同程度上都泛红色,可对应古代的“紺”,即深青透红之色,原因是“青色之染品,因天然靛蓝之中,含有少量之靛红素,能使青色之中,带有紫色之光,比之人造靛蓝纯粹之青色,较为悦目。”^[17]乾隆衣褂中偏好使用的红青色、流行一时的酱红“福色”与优雅美丽的藕荷色,形成了清中期服饰典制定型时期的紫色系风景(见图 9)。



图 9 乾隆朝宫廷画中的红青或天青褂
Fig. 9 Red-cyan or sky-cyan, stone-cyan robes in the court paintings of the Qianlong period

清末满语词典《清文总汇》记载了当时旗人对几种深青的定义:红青(满语音 fulabulu),“紺”,满语字面强调其火焰红的特征;天青(满语音 giyen lamun),“天青色,比红青色略蓝些者”,满语字面意更强调靛蓝的色相;石青(满语音 wehe lamun),“石青色,比天青色略蓝些者”,满语字面意为浓深之蓝;元青(满语音 yacin),“圆青,即乌青也,元青,皂青”,满语字面意为青黑色相。以上解释将石青、天青、红青 3 种色彩的维度在蓝与红之间做相对区别。从乾隆朝的宫廷画来看,朝服褂的红青色与酱色的面貌十分类似,这样,既与典制的石青色不违和,又有紫色之贵气。

乾隆朝红青色在宫廷礼、吉服上的流行显示了满族统治者对红色的青睐,与紫色中的酱色、玫瑰紫以及藕荷等色都在清代风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代的红青、天青并非“乱”紫,因为青色本身就是当时高贵而庄重的官制服色,而酱色作为紫色的一种在官服色彩体系中起着渲染作用。另外,乾隆时浙江文人张綦田^[18]在其竹枝词中记“习俗尚怜青紫贵,月明两岸读书声。”可见官服衣色对民间的影响。

清代统治者对靛染深青中火焰色的追求表现出统治者对红色的喜爱,是满族风俗与中原汉地相融合的表现之一。这种对红青靛染工艺的追求进而

还影响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靛染风尚,今天西南地区仍在生产的“亮布”即明清红青染整工艺的延续。

时近清晚期,另一种“青色”——“雪青”成为当时的流行色,占据了原先由藕荷色为代表的浅紫色域。乾隆朝的藕荷色近于粉红,道光以后的雪青色则青蓝色更多,比以前的藕荷色更显冷淡和刻板,有学者认为“雪青”可能最初是指苯胺紫^[19]。故宫旧藏清末织物产品中有带纸签者,签上墨字有蓝雪青、红雪青等色名,可见当时新色彩之丰富。最初,新色彩的衍生尚沿袭传统色彩的逻辑渐次演进(见图 10),而清晚期藕荷色的色相则变得更深、更暗、青蓝调更浓,直至清末民初发展为浓紫的“青莲色”大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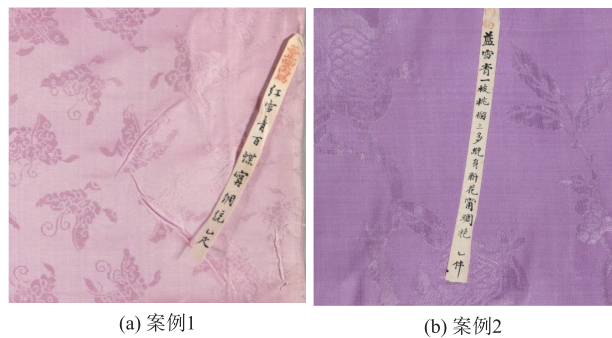


图 10 晚清的雪青色系
Fig. 10 Light purple color system in late Qing Dynasty

同时,比雪青色更深更暗,比照蔬菜中茄色的“茄紫色”也流行开来,在平日生活穿着的便服中随处可见(见图 11)。这种茄紫气质平和、安静、朴素、庄重,是颇受宫中贵妇喜爱的衣色。何进丰等^[19]认为咸丰年流行起的茄色也是西方洋染料苯胺紫初代(Mauve)的产品。



图 11 咸丰、同治年宫内的茄紫色女便服
Fig. 11 Eggplant purple women's casual clothing in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5 藕荷荣枯

紫色因为是所谓间色,其色相也就非常的活跃,如果说酱色是红色加深,明度降低,更增沉着深厚之感,藕荷色的表现却是淡紫轻扬、清丽优雅。清人《绣谱》中称“藕色或呼为青莲色,极俏丽秀雅,惜易退耳。”^[20]藕荷色是乾隆朝官修满语词典《清文鉴》中收录的色名,其满语音“歌勒飞叶恩法哈喇”(满语拼音 gelfiyen fahala)意为淡紫色。藕荷色是明末流行色之一,严氏抄家单子《天水冰山录》中就录有“藕色过肩蟒绒衣一件”以及诸多紫色袍服和织物缎匹。崇祯年间刊印的《天工开物》彰施一节中记载了“藕褐色:苏木水薄染,入莲子壳青矾水薄盖”的工艺方法。

在清代,藕荷色开始流行是在雍正、乾隆时期。雍正年短,留存少,但从一些刺绣所用丝彩上也能看到鲜艳的紫红色和藕荷色。乾隆时,虽然称作“福色”的酱紫色风行,但淡雅的青紫“藕荷”色也很受青睐,如图12所示。不管是称“藕色”还是“荷色”都是指这种漂亮的淡紫,其与金线、大红、蓝色、绿色的搭配产生出诸多格调,这些配色模式形成了时代风格。



图12 《岁朝行乐图》中穿青紫藕荷色衣的儿孙

Fig. 12 Four descendants wearing lotus pink clothing in the New Year's Day Merrymaking painting

清后期,活跃的藕荷色在时尚中继续演变,且“藕荷”色名被滥用的乃至张冠李戴、色相全非。例如:有酱色袍在晚清时期被称为“藕合”色(见图13);又有“藕荷”色袍被在晚清被称为“红灰色”。这里固然有褪色效果带给后人的视觉错乱,但也显示出清晚期服制服色等礼制元素的始滥。清光绪朝的所谓“藕荷色”几乎都让化学合成的紫色占据,颜色暗深且凝滞,完全脱离了藕荷色本来淡紫色的定义,乾隆朝以来传统的藕荷色文、质皆变(见图14)。在晚清宫廷女便服氅衣、衬衣流行起一种新的、深沉的茄紫色,而如此深黯之紫也被称为藕荷色。



图13 同治年间酱色缎绣龙袍的黄条中记载为“藕荷”

Fig. 13 The yellow strip on the brown satin embroidered dragon robe was recorded as "aubergine and lotus" during the Tongzhi period



图14 清代各时期不同色相的“藕荷色”

Fig. 14 "Pale pinkish purple" of different hue in various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承前所述,19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工合成染料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廉价和更易操控的染色工艺,而且是更新奇的、见所未见的色彩风尚。传统色名被附着在新的流行色上,这是传统社会,特别是宫廷中,用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物质生活潮流的方式。晚清时期,一系列青紫色彩如藕合、红灰、竹灰、雪青、雪红、雪灰、茄紫、绛紫、青莲等,共同掀起了世纪末的紫色流行风潮,随着时代的变迁,上演了又一场紫色之乱(见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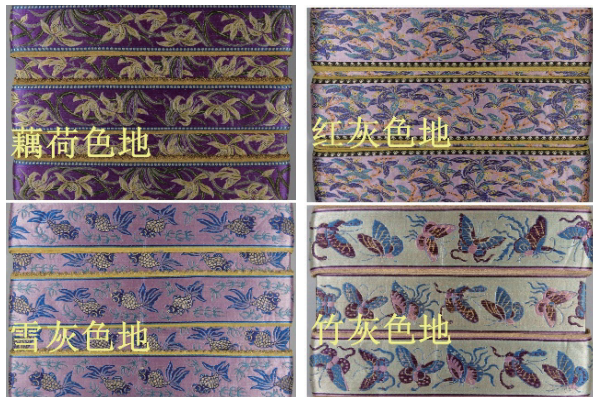


图15 清末流行的衣边镶饰花缘中的青紫色

Fig. 15 Bluish purple color in popular trimmed edging decorations of clot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6 紫云变幻

紫色系不仅在袍色上显贵,在服饰纹样施彩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清代宫廷的礼服和吉服面料以织造或刺绣工艺呈现,色彩斑斓,繁复多样。而在蓝、红、绿、香、紫等这些装饰常备之彩中,变化最多的要数紫色,它可以为清代服饰文物的历史分期提供生动而重要的鉴定线索。

在礼、吉服的五彩纹饰中,装饰普遍、用彩丰富且变化多样的当属伴随龙纹周围的五彩祥云。“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五色云气为帝王瑞征。以云纪事,以云命官是古老的政治传统。蓝色(也有青色)者为青云,高空的云彩,也意喻高爵显位。绿是与蓝相伴的另一重要结构色,而绿云多形容缭绕仙人之瑞云。黄云在清代彩服上一般以香色、秋香或沉香色表现,古人视黄云为天子气。如《古微书·洛书纬》:“黄帝起,黄云扶日。”《宋书·符瑞志上》:“帝尧之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护其上。”还有红云,古人常以红云盘绕描绘仙人所居之处。

清初顺治朝,礼、吉服上彩云以青、蓝、红、绿搭配最常见,风格刚正劲健。康熙朝之后,色彩更趋丰富,出现了颇多创制和尝试,而紫色祥云更多地浮现在袍服上。汉代焦延寿《易林·履之渐》:“黄帝紫云,圣且神明,光见福祥,告我无殃。”故宫旧藏中有一件雍正帝穿的祭月朝袍,月白色妆花纱上不仅有紫云,而且龙纹周身的火焰纹也用紫色。康熙、雍正时期的紫云还主要是酱色之紫。乾隆朝礼、吉服上用彩齐整瑰丽,紫云往往不可或缺,而这时的紫色大多是漂亮的藕荷色,红中带青,清丽淡雅(见图 16)。



图 16 清代各时期袍服上的紫云色相

Fig. 16 Shades of purple cloud color on the robes of various periods in the Qing Dynasty

到清中后期的嘉庆、道光年间,彩服上的紫色

变得沉黯低调了,彩度极低。在乾隆朝美丽的藕荷色之后,紫彩发生如此变化,令人费解,无法确定是因工艺的庸劣还是审美风尚的转移。不过,清代道光年后,深沉的茄紫色大为流行,清宫旧藏的此时期女便服中就有很多茄紫色氅衣、衬衣。茄紫的风行反映出紫色作为时尚审美风向标的敏感,探究这种审美变迁的成因及其传播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且颇具趣味的课题。从清宫旧藏服饰文物看,礼、吉服上的紫彩与女性便服的紫色在变沉黯的趋势上大致是同步的。由此,宫廷定制的礼仪服和吉服中紫云色彩的演变便可以得到解释,其展现的不单纯是统治者的意志和趣味,而是一个时代风尚影响下的色彩趋势。这一时期的刺绣家丁佩在《绣谱》“辨色”中说紫:“红极而紫,花中亦多用之。然其色微黯而滞,故宜少用为妙。”其说法也能和当时流行的沉黯紫彩相对应。

7 紫气西来

事实上,在大航海“贸易风”背景下,清代近 300 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受到西洋进口织物的影响。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国,以及印度、中亚和东亚日本诸地区的织物异彩纷呈,或作为商品,或作为贡品,在清宫中有着越来越显著的表现,如图 17 所示。

清代宫廷的色彩装饰首先服务于其礼制,此外兼取江南三织造地区染色之优者以及异域织物染色的华彩,外来紫色物品如图 17 所示。在清前期,西方织物在宫廷中用处最多的是羊绒毡呢,其中各色印花猩猩毡在宫廷内装饰中十分普遍,而紫花、红花的洋花猩猩毡的铺设与撤换在清中期档案里记录是很多的。特别要说明的是来自荷兰或英国等地的红色猩猩毡染色非常浓重,符合中国人对朱红和紫色的喜好。乾隆朝宫中流行的金星玻璃器,也是宫廷造办处在西洋传教士的指导下,借鉴欧洲技艺创制的新玻璃品种,又被称为温都里纳石(aventurine)或噶什伦(goldstone),其色泽多与酱色相似[见图 17(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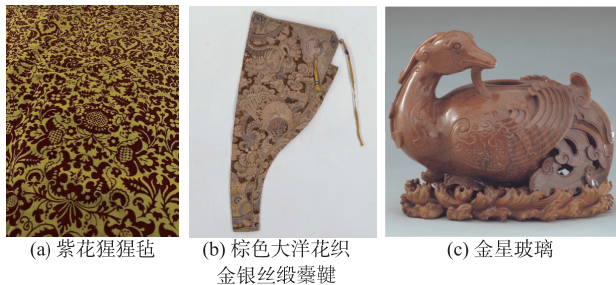


图 17 外来紫色物品

Fig. 17 Foreign purple items

至清朝末期,19 世纪 70 年代起,西方新兴的染料产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开始充斥于纺织品和服饰市场,并对宫廷及王公大臣府中的时尚趋势产生影响,紫色无疑又成为变化和表现最丰富的色域。随着人工合成的苯胺紫(mauve)诞生,且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风靡伦敦,这种新颖的紫色迅速传播至中国,进而影响了大清王朝晚期的紫色时尚。19 世纪中后期,欧洲人造化学染料工业扩张,洋彩冲击传统色染业,品红、品蓝、品月、品绿等新色彩价廉且荧光抢眼,而苯胺紫色的登场尤显新异,中国服饰中紫色面貌遂大变。何进丰与赵丰等在《中国近代进口染料史研究之一》中推断“中国很有可能于 1860 年开始使用英国染料”,而“直到 1880 年中国仍有使用苯胺紫,当时称作玫瑰、洋青、雪青、茄色等”。可知当时新进洋色给中国传统紫色带来的诸多变化。

沈寿^[21]在《雪宦绣谱》“配色”中特别强调“而色之大忌,则断断不可用矿质染线(俗谓洋色)。”这说明刺绣美术大师们对这种新兴流行色的表现是不太认可的。以“藕荷”“青莲”或“老紫”为名的苯胺紫虽流行一时,甚至上了宫廷礼服的场面,但在快速变动的历史浪潮中也只是流行一时而已。当时刺绣美术界写实风气兴起,苯胺紫崭新的人工色面貌太过于奇特,并不为艺术家所取。

8 结 语

紫色系在清代衣色服彩中是一大系列,自清早期顺治、康熙年间,经中期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再至道光年间以后的清晚期,新流行色层出不穷。

紫色的变幻有两个主要的维度:一是明暗,或深浅;二是在赤红色与青蓝色之间的偏向。其色域宽广,且变化细腻,稍稍调动就可产生不同的面貌。清代服色中的酱色,色相偏赤红,对应的是高贵的红色系。绛紫,特别是清末的青莲(老紫),色彩深沉,可以和红青接壤。藕荷(藕色、荷色、藕合)则以浅紫对应妩媚的粉红色,但比粉红更优雅娴静。而清末的藕荷、青莲与茄紫则更向暗深紫色发展,与玄色、黑色的时尚相呼应。因此,紫色的面貌八面玲珑,可与多种色彩倾向发生关联。

清代服色并不把紫色定为高等级色,但又多层次利用紫色为权贵服色添彩,显示了政治制度的高度成熟和构建服色礼治的高度自觉。而清代紫色

的丰富表现为当今色彩创作提供了许多历史文化启示,在万紫千红的变化下实际上蕴含着工艺潮流、时代风貌与精神追求等文化脉动,这些才是紫色背后真正的生命力。当今的新创造无疑也应建筑在成熟的文化理念,以及对现实需求深切的自觉上。

参考文献:

- [1] 刘若愚. 明宫史——金鳌退食笔记[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
- [2] 爱新觉罗·弘历. 御制清文全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05.
- [3] 郎瑛. 七修类稿·天地类[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
- [4] 许慎. 说文解字·第 13·糸部[M]. 影印陈昌志刻本.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5]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履部·第 12[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 沈约. 宋书·志第八·礼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肖世孟. 中国色彩史十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20.
- [8] 陈彦青. 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9] 包铭新,崔主顺. 唐代礼官服色考——兼论《步辇图》的服色问题[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5):113-123.
BAO Mingxin, CUI Guishun. A study of the colour of the garments of Tang Dynasty ritual officials: the case of *Bunian Tu*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gugong[J].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06(5):113-123. (in Chinese)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全 20 卷)[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
- [11] 昭槁. 嘯亭续录:卷一·大臣赐紫[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 清实录——宣统政纪[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3] 李斗. 扬州画舫录:小秦淮录[M].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
- [14] 得硕亭. 清代北京竹枝词·草珠一串[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62.
- [15] 观棋道人. 北京风俗杂咏续编·京华俗咏并小引·光绪丙申(1896 年)腊月作[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 [16] 宋应星. 天工开物[M]. 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7] 杜燕孙. 国产植物染料染色法[M]. 长沙:商务印书馆,1948.
- [18] 张綦田. 船屯渔唱[M]//雷梦水,潘超,孙忠铨,等. 中华竹枝词.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 [19] 何进丰,赵丰,刘剑,等. 中国近代进口染料史研究之一——进口染料的传入[J]. 丝绸,2019,56(10):109-114.
HE Jinfeng, ZHAO Feng, LIU Jian, et al.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imported dyes in modern China: introduction of imported dyes[J]. Journal of Silk, 2019, 56(10):109-114. (in Chinese)
- [20] 丁佩. 绣谱·辨色:第 4[M]. 十二梅花连理楼本. 合肥:黄山书社,2015.
- [21] 沈寿,张謇. 雪宦绣谱图说[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卢杰)